



靳希平 徐向东 主编

劳特里奇哲学指南丛书

*DESCARTES AND THE MEDITATIONS*

[美] G.哈特费尔德 著 尚新建 译

# 笛卡尔 与《第一哲学的沉思》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OUTLEDGE



新希平 徐向东 主编

劳特里奇哲学指南丛书

*DE CARTES AND THE MEDITATIONS*

[美] G. 哈特费尔德 著 尚新建 译

# 笛卡尔 与《第一哲学的沉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Descartes and the Meditations

by Gary Hatfield

First published 2003 by Routledge

Reprinted 2003, 2004

© 2003 Gary Hatfiel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07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6-102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笛卡尔与《第一哲学的沉思》/(美)哈特费尔德(Hatfield,G.)著;

尚新建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633-6652-1

I. 笛… II. ①哈…②尚… III. 笛卡尔,R. (1596~1650)—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223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2.75 字数:245千字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539-2925659)

## 《劳特里奇哲学指南丛书》中文版总序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比哲学更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思想的传承性：若不是出于追随思想史的发展的需要，数学家现在不必去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物理学家现在不必去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不必去读希波克拉底学派的生物学和医学著作，甚至文学和历史不仅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而且也打上了时代背景和生活氛围的烙印，然而，哲学在这些方面都与这些学科显得很不相同。尽管哲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个性化的事业，也就是说，哲学家对一个哲学问题的思考总是与他的思想背景、个人经验以及看待问题的角度具有密切的联系，但哲学问题一开始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永恒问题——哲学问题不仅本质上就是人类生活中所产生或出现的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也因为人类生活形式在某个层面上的相似性而成为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哲学问题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所思考的很多问题仍然是当今的哲学家继续思考和探究的问题。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人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哲学思想观念）以一种一脉相传的方式在西方文明

的发展史上被继承下来，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过各种批判性的改造和重塑。例如，亚里士多德对中世纪哲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尽管现代哲学是在新科学的背景下诞生的，但我们仍然无法割裂早期现代哲学家与中世纪哲学的联系——不仅现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的哲学思维并未完全与中世纪哲学发生决裂，而且莱布尼茨这样的哲学家一直试图在中世纪哲学和新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形而上学之间实现一种调和；现代哲学（尤其是它的经验主义流派）经过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对当代分析哲学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而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这些探究人类价值和政治制度的哲学领域，当代哲学家对历史上的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比其他的哲学领域更为明显。因此，从哲学问题的本质以及哲学的历史发展的延续和传承来看，任何研究哲学的学生和学者都无法忽视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哲学论著：不论是为了理解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论证，还是为了利用这些思想和论证来充实和深化我们的哲学思维，我们都需要深入地研究哲学史上一切重要的哲学著作。

经常有人认为哲学研究工作就在于论证，然而这是对哲学事业的一种褊狭的、甚至有点不负责任的理解。提出逻辑上连贯有力的论证固然是任何哲学工作的第一步，但仅仅是做到了这一点是不够的：一个论证在逻辑上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其结论就是可接受的，因为论证的前提有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没有得到充分有力的论据的支持；把哲学事业仅仅降低为论证全然忽视了哲学在人类生活中的使命和价值，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哲学失去了它本来就具有的思想魅力。哲学家的使命在于通过哲学这项事业来思考和关注在人类生活出现的最根本、最持久的问题，以便对人类存在和人类生活达到一种理性的自我

理解。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一开始就提到，每一个人都渴望理解；他也把人类定义为具有理性的动物——正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理性反思的能力把他与自然界中的其他成员区分开来。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实际上意味着：通过理性反思实现一种自我理解就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只要人类仍然存在和继续存在，只要人类仍然继续生活在人类的条件中，这种自我理解以及寻求这种理解的愿望就自始至终地伴随着人类生活，不管是对人类个体还是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如此。因此，只要一个人开始反思他自己，反思他在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地位，他就是在开始从事这些思维。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一种不值得过的生活。我们的生活需要审视，不仅因为我们人类具有一种双重的本质——我们是具有感性欲望和理性本质的存在者，而二者经常处于某种张力之中，而且也因为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只是生活在其他人类个体中的一员，因此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自己与其他人类成员的关系。如果苏格拉底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意味着：至少在某些时候，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应该把哲学思维看作他的生活的一个本质部分。所以，哲学不是一门高高在上、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和现实关注毫无关系的事业。相反，一旦生活需要批判性的审视，那么哲学就成为我们的现实人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反对那种“哲学工作仅仅在于论证”的论调。哲学不是单纯的逻辑思辨，它从一开始就是对人类生活和人类状况的深切反思，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不管我们是在从事严肃的哲学研究还是仅仅希望通过理解最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和论证来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阅读和理解这些哲学家的论著都是一项首要的任务。正如我前面提到

的,哲学思考是一项个性化的事业: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观点对一个哲学思想和哲学论证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而且,这就是使得哲学思考和哲学研究充满了魅力的东西,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活动就变成了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借此我们可以把自己独特的个性、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观点表达出来,因此也就在哲学沉思活动中实现了一种独特的自我理解。所以,就哲学沉思的本质和目的而论,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别人告诉我们某个哲学家说了些什么,甚至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论证,就像国内的大多数哲学史教科书所做的那样。哲学教育的一方面固然是要让我们具有哲学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要使我们通过阅读哲学家的原著来培养和发展我们的哲学思维和哲学反思的能力。对于哲学这门独特的学科来说,获得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尽管是一项准备),最重要的是要通过批判性地理解哲学家的思想和论证来培养和发展我们自主的理性思维和批判反思的能力。

《劳特里奇(Routledge)哲学指南丛书》为实现哲学的这一重大使命提供了一条便利的途径,因为这套丛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这套丛书的作者所介绍和讨论的著作都是哲学史上(包括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哲学论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贝克莱、洛克、休谟、康德、密尔、黑格尔、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这些卓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名字;其次,作者们针对这些哲学家的一部重要的论著对其中的观点和论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分析,从而使我们可以在阅读这套哲学指南丛书的基础上深入地理解原著;再次,在分析、解释和阐明一部原著的同时,这些作者也整合了当代的批判性的文献,因而不仅为我们理解原著拓宽

了视野,而且也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最终,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有关领域的专家,因此,他们对一部原著的批判性的介绍和解释在使读者容易理解原著的同时也把他们领入了这个研究领域。

对于这套丛书中所要讨论和研究的哲学家及其论著,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相关的著作,但具备这套丛书上述四个特点的很少。这套丛书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和论证树立了一个典范。因此,我希望这套丛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些重要的哲学著作以及其中体现的思想观念和哲学方法,而且也有助于推进我们对这些哲学家的深入探究。最终,我想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推进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这一重要贡献。

靳希平 徐向东

2006年10月



## 译 序

大概无人怀疑笛卡尔“近代哲学之父”的地位。这不仅因为笛卡尔革命性地摧毁了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创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为近(现)代科学奠定基本的哲学架构，而且，也是因为笛卡尔哲学成为往后许多哲学家继承、批判和攻击的重要对象，从而形成近现代的西方哲学传统。即便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今天，笛卡尔作为现代性的代表人物成为众矢之的，每每为人解构和颠覆，然而，其影响却似乎有增无减，其地位却似乎岿然不动。其中的奥妙，梅洛-庞蒂有过暗示。他在评论笛卡尔的“主体性”观念时曾经指出，有些观念使我们不可能返回它们之前的时代，尤其当我们试图超越它们的时候。主体性观念就是其中之一。梅洛-庞蒂揭示了现代哲学家面临的一种尴尬境地：他们的世界观已经深深根植于主体性观念，因而，似乎无法跳出主体的架构描述主体的起源、发现和创立。主体性观念一经建立，便无法以其他方式界定人的存在。要从根本上瓦解主体性观念，必须借用主体性观念赖以生存的资源。如果将这句话推及笛卡尔的整个哲学，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今人颠覆笛

卡尔的哲学,无论多么激烈和彻底,似乎都无法完全摆脱笛卡尔的哲学架构,反而必须利用笛卡尔的哲学资源。或许,笛卡尔哲学的遗产,正是在这种批判和颠覆中得以继承与存活,或者说,正是这种颠覆和批判,赋予它顽强的生命力,使其产生历史的效应。传统就是在阐释与批判中复活和延续的。

国内学者对笛卡尔哲学并不陌生。然而,迄今为止,其研究仍然肤浅而粗疏,曾经一段时间,甚至很少有人问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不少学者没有甚至不愿进入西方哲学或西方文化的传统,而推崇所谓的“拿来主义”,从外面观望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者“洋为中用”。看上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意志自由,实则却很像一个外行逛古玩市场,往往为光彩夺目的器件所吸引,错将赝品当真品。外表的稀奇与惊艳中看不中用,过不了多久,便会破绽百出,自然贬值了。

固然,依照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当我们理解一个文本或一个历史事件时,总摆脱不了自身的历史特殊性和“偏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解读文本或事件,完全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凭借自己的好恶任意取舍。恰恰相反,我们的解释若想客观地或正确地理解文本,必须借鉴前人的解释,必须进入该文本的解释历史和传统。正是因为将文本或事件的解释深深扎根于它的整个理解的历史,我们才能避免主观的臆测和误读,才能理解其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愚以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首先应该采取入乎其内的态度。只有进入西方哲学的传统,尤其深入西方诠释经典文本的历史,我们才能摆脱隔靴搔痒的窘迫境况。从这种考虑出发,大力倡导和支持西学经典及其诠释著作的译介,并且身体力行,积极投入其中,当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哈特费尔德(Gary Hatfield)的《笛卡尔与〈第一哲学的沉思〉》，就是西方笛卡尔学术史上诠释其《第一哲学的沉思》的一部新近的力作。

哈特费尔德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系亚当·西伯特(Adam Seybert)讲席教授。他于1979年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获取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曾去哈佛大学与霍普金斯大学任教。1987年赴宾夕法尼亚大学,执教至今。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近代哲学史、心理哲学、视觉理论、科学哲学等,尤其在近代哲学史和知识论方面的研究,造诣颇深。他曾经出版《自然的与规范的:从康德至赫尔姆霍茨的空间表象理论》(1990)一书,重新翻译和编辑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2004),并撰写了大量论文,在学界很有影响。他的《笛卡尔与〈第一哲学的沉思〉》出版后,即赢得好评,被评论家们赞誉为“目前对《第一哲学的沉思》的最好的导论”;“一部杰出著作,文字清晰,引人入胜”;“乃上乘之作……无法想象,有哪部著作能像它一样,设定如此宏伟的任务,将每件事处理得如此完美”;等等。

几百年来,对笛卡尔《第一哲学的沉思》的解读和注疏可谓汗牛充栋。粗略地说,可将其分为欧陆风格与英美风格两类。前者侧重《第一哲学的沉思》的历史背景,力图通过历史的内在关联理解笛卡尔哲学;后者则注重《第一哲学的沉思》涉及的哲学问题,试图利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解决或消解这些问题。然而,哈特费尔德的解读似乎与两者皆不相同,他努力寻求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而,从《第一哲学的沉思》的诠释史上看,这部论著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尽管本书的解读带有明显的英美风格,却力图将《第一哲学的沉思》纳入历史的背景。之所以如此,与作者理解的笛

卡尔的哲学体系密切相关。哈特费尔德认为,笛卡尔首先是一位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然后才成为一位形而上学家。因此,《第一哲学的沉思》确实包含笛卡尔哲学的若干重要问题和丰富内容,然而,这些只是“整幅画面的片断,只是实现目的手段”,并非目的本身。笛卡尔的目的,是“试图利用这部著作,促成全新的、普遍的自然科学”(见本书“前言”)。或者说,笛卡尔的哲学纲领是创立崭新的自然概念和全面的自然科学,《第一哲学的沉思》的论证只是为其寻求“全部基础”,开启形而上学的方法,借以认识真理。因此,要想完整地把握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描述的“体系之树”,必须给《第一哲学的沉思》以正确的定位,必须将其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尤其必须将其置于近(现)代科学得以建立的历史语境中加以理解。因而,本书不仅讨论了六个沉思,而且,还专章讨论笛卡尔新科学的伟大纲领及创建思路。

其次,该书特别引导读者注意,笛卡尔建立新科学的主要障碍是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因此,《第一哲学的沉思》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抨击与批判。笛卡尔在致梅尔森的一封信里说,他的物理学“摧毁”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原则。其《第一哲学的沉思》提出一套全新的概念,如物质及其属性、心灵及其属性、理性与感觉的作用、身心统一等,从而全面取代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从根本上颠覆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宇宙体系,为哥白尼的世界图景(数学的世界)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明确地将笛卡尔哲学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相对照,可以使更清楚地看到:(1)笛卡尔哲学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试图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彻底决裂;(2)从现代性之维综观近代哲学,其首要任务是对付经院哲

学,因而,将近代哲学史概括为唯理论与经验论的斗争史,容易误入歧途。事实上,两者具有共同的奋斗目标,也并非完全对立的。正如王太庆先生所说,它们“是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见王译《谈谈方法》,“代序”)。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全面理解西方近代及至现代哲学至关重要。

再次,该书依然保持了英美解读风格,注重对《第一哲学的沉思》的哲学问题及其论证进行分析和阐释,从而揭示笛卡尔哲学论题的理论深度。更独特的是,该书为读者提供不同的解读视角,分析从不同角度透视这些哲学问题,将可能采取什么策略,得出什么结论,各有什么利弊。这种巧妙而开明的方法,使读者意识到笛卡尔哲学问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也为读者的进一步思考拓展空间,同时,还能使我们体会到自由、宽容、严谨的治学态度。

本书的翻译,得到不少同人与友人的慷慨帮助,在此谨致谢意。尤其感谢孙永平教授,译者曾就书中涉及的自然科学问题每每讨教,总能得到完满的答复。文中有的段落,甚至是永平直接翻译的,准确而精炼,令人叹服。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杜丽燕,她一度中断自己的写作,对译本做了大量的校对和润色工作。翻译过程中,不时有杂务干扰,时断时续,进展缓慢。幸亏出版社的吴晓斌先生不断鞭策,才使这部译作能够早些面世。在此,对我的延宕拖拉表示歉意,对吴先生的耐心和鞭策表示感谢。

尚新建

2007年4月

## 前 言

没有一部哲学文本，像笛卡尔的《第一哲学的沉思》那样得到如此广泛的阅读。长期以来，它始终是哲学的主干课程，掩护了形形色色的哲学家。尽管对一代代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说，这部著作是全新的，然而，对他们的教师及广义的文人来说，却耳熟能详，令人欣慰，有时令人不安。

这种熟知造成一种理解障碍。即使初学的读者，很快便觉得，他们“知道”该书的主要论证和结论是什么，“知道”该书的哲学意义和要旨在于何处：怀疑主义的挑战，以著名的“我思”应对，用无欺的上帝担保的清楚明白的认知标准、循环、身心区别还是由此产生的身心互动问题。

的确，《第一哲学的沉思》包含这些内容。然而，它们只是整幅画面的片断，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上个世纪中叶，这一目的为各种哲学解释严重忽略：笛卡尔试图利用这部著作，促成全新的、普遍的自然科学（法国学者及早期的英语学者，已都注意到这个因素）。人们经常援引（第一章将更充分地引用）笛卡尔致梅尔森（Mersenne）的一封信，正如信中所说，《第一哲学的沉

思》包含笛卡尔物理学的“全部基础”，而他的物理学，“摧毁了”亚里士多德的原则——提出截然不同的若干概念，如物质及其属性、心灵及感觉的作用等。记住该书的论证和结论主要为这个纲领服务，可以对它有更深刻的洞察。因此，合理地给怀疑主义的疑惑定位，帮助读者与日常的自然概念拉开距离，将更容易把握新的概念；我思并不是为了“证明”沉思者的存在（这一点好像很可疑），而是提供钥匙，开启形而上学的方法，借以认识更多的真理；如此等等。

通常研读《第一哲学的沉思》的文本还有一个特点，麻木了几代读者的感觉，致使眼睛虽从页面扫过，文本的一些内容却完全视而不见；将文本看作一系列可拆分的论证，置于某种布景之中——将全神贯注的思想分为六“天”——从这个视角出发，这种布景更像是填料。然而最近，一些注释者联系《第一哲学的沉思》的文学体裁分析其哲学效力。笛卡尔采取灵修（spiritual exercise）的文学形式，让其适应自己的哲学意图。灵修包括净化感觉和理智，接纳神的启示，使意志与上帝合一，同样，笛卡尔的认知修行，包括借助怀疑主义净化认知能力，通过运用“自然之光”获得理智的启示，训练意志仅肯定清楚明白的智识认知到的那些形而上学命题。一旦以这种方式阅读，原来似乎与哲学毫不相干的文本段落，尤其每个沉思的开篇与结尾，便各就各位，为笛卡尔这部丰富而精炼的著作增辉，强化其哲学效力，引导读者进入发现过程，获取更大收获，而不是单纯通过完整的论证，从前提得出结论。沉思过程有助于读者发现事物本质的观念，即因过分依赖感官而被遮蔽的观念。

笛卡尔创立全新自然概念的纲领，以及他选择沉思的写作模式，以这种方式统一于《第一哲学的沉思》的另一个方面，这值

得特别关注:依赖康德后来所谓理智的“实际运用”,以确立该书最初的形而上学结论。笛卡尔证明其物理学的基础,证明其感官微粒说,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实在性质”,阐明身心区别,所有这些,均诉诸纯粹理智设想的物质与心灵的本质。笛卡尔采用沉思的写作模式,有效地训练读者正确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的确,笛卡尔指出,怀疑主义的怀疑十分重要,并且需要数日,甚至几周时间,潜心沉思。从而表明,读者若想感知最初的形而上学真理,必须学会“让心灵撤离感官”。(前一段列举的三个要点,见我的“The Senses and the Fleshless Eye: The Meditations as Cognitive Exercises”,载 A. Rorty [ed.], *Essays on Descartes' Meditations*, pp. 45—79;以及我的“Reason, Nature, and God in Descartes”,载 S. Voss [ed.],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and Science of René Descartes*, pp. 259—287.)

我试图把这些解释性论题统统纳入一部著作,将笛卡尔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同时又不至于忽略《第一哲学的沉思》的哲学深度。第一章介绍基本语境,尽管全书不断对此有所补充,尤其在讨论笛卡尔新科学的第九章里。我的目的是清楚地表述《第一哲学的沉思》的主要论证及其论证策略,勾勒解释与重构的主要线索,同时提供我自己的理解。第二章讨论该书的基本结构、文本方略以及“前奏”。随后的六章,分别阐释六个沉思;沉思的论题细目,见第三至八章的子标题,目录有列。本书篇幅有限,当然不能包罗万象,不过,确实解读了每个沉思的每一论题。第十章考察笛卡尔的遗产。

应当指出,我论述笛卡尔的哲学语境,是按照当时的理解和表述思考各种哲学立场。因此,笛卡尔关注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各类经院哲学家所表述的,其中几位的名字第一章有所提及。



他们的立场与历史上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依照我们今天的解释)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然而,本书并不打算直接将笛卡尔哲学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哲学加以比较。

全书试图理解笛卡尔的论证,看看在笛卡尔心目中,它们从哪儿获得力量,并依照当时的诘难,以及新近哲学批判者的诘难,根据我自己的理解,重新评价它们。当然不可能提及所有的诘难,或者对提及的每一诘难详细应对。况且,凡系统的著作,后面的内容均以前面的内容为基础,因此,我们解读《第一哲学的沉思》时,为了下一步论证,需要接受某些结论,而不管对它们的诘难(无论提及否)是否澄清。目的并非给人一种印象:没有诘难,或者诘难不甚重要。绝非如此。我希望,读者按照我的重构来评价论证,尝试着阐发另一种解释,对论证的强弱得出自己的结论。

本书的目的是面向一般读者和学生,帮助他们研修近代哲学史的导论课程,但也具有相当的深度,力求对专业课程有所帮助,诸如有关笛卡尔或理性主义哲学的课程。我也期望该书对研究笛卡尔的学者及一般哲学家有所裨益和启发。

用沉思的方式阅读文本(1980年秋季在哈佛大学开始的),并将其他各方面的解释展示给几代学生,这种经验颇有启发。许多学者曾激励我不断地思考笛卡尔,其中需要特别感谢哈佛的 Hannah Ginsborg 和 John Carriero,约翰·霍普金斯的 Stephen Menn,宾州的 Alison Simmons。为该书的出版做准备时, Yumiko Inikai 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和意见。Allison Crapo、Karen Detlefsen、Sean Greenberg、Steve Kimbrough、Susan Peppers、Holly Pittman、Alison Simmons 等人,分别对全部或部分手稿提出批评,很有裨益。还应特别感谢 Michael Ayers,他阅